



詩卷第六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

附錄蔡疏

唐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克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

虞為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

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

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

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

曰唐以堯得名晉以水得名其地一也晉子徙不一叔虞

三世至晉孫成侯自晉陽徙曲沃即河東聞喜縣蟋蟀刺

成侯曾孫僖公則曲沃時詩八世至穆侯僖侯孫白曲沃

徙絳即河東絳縣十世至昭侯穆侯之孫自絳徙翼在平

蟋蟀在堂歲聿

允稿

其莫

音慕

今我不樂

音洛

日月其

陽絳邑縣東山有樞揚之水淑聊綢繆杖杜羔裘刺昭公

鷦羽刺大亂五世皆都翼時詩也自昭公以曲沃封相侯

至其孫武公并晉又自曲沃徙絳無衣美武公有

杖之杜刺之葛注承冷刺獻公則皆都絳時詩也

反

除反音無已大泰康職思其居叶音好反呼報樂無荒

良士瞿瞿俱具反如漆有角或謂之促織九月在堂聿遂莫除

去也太東過於樂也職主也瞿瞿却顧之貌○唐俗勤儉故其

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

為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時而不為樂則

戒曰今雖不可不為樂然不為樂於樂乎蓋亦顧念其職之

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却顧焉則可以

不至於危亡也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也

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便又說詩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

無已太康職思其居陸氏曰一名晴湖里語促織鳴漸婦驚毛氏曰九月歲未暮而

十二月皆可稱歲暮來歲亦莫止又六月歲亦陽止十月為陽

是以十月為歲暮也蟋蟀在堂止是九月過此方是十月故云

歲聿其莫或曰周建子故以十月為歲暮又曰職思其居啓其

憂也好樂無荒作其勤也良士瞿瞿警其懼也二言而君國之

道盡矣詩人之言及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

此豈非堯之遺風乎

月其邁制反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叶音好樂無荒良

士蹶蹶俱備反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蓋以事變或出於平

常由心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蹶蹶動而敏於事也

氏曰後來昭公不能思其外則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

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矣

我不樂日月其楸叶音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

無荒良士休休賦也燕人東役申歲晚則百丁皆休矣楸過

安孔氏曰春官巾車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收納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烏侯昌際有榆夷周以子有衣裳弗曳弗婁

力侯力朱二反子有車馬弗馳弗驅祛尤宛於阮其死矣

他人是愉他侯以朱二反○與也樞也今刺榆也愉白粉

也中是亦曳也馳走驅策也宛坐見貌愉樂也○此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詩蓋以衣曰... 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日宛然以死而他人取之以為一樂夫蓋言不可不及時為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感矣

意義只是與起下面子有必大... 皮及理異耳亦稱曰榆之皮色白者名... 山有栲... 栲似檉

鼓弗... 子有廷內弗洒弗埽... 子有鍾鼓弗... 陸氏曰栲似檉

漆... 隱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 山有... 栲似檉

以求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與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 漆... 隱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

飲良作樂可以... 永長此日也... 漆... 隱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

悲一節此亦憂深思遠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愚按諸家皆本序說東萊曰... 詩人言是欲昭公馳驅飲樂... 樂之為愈其數發感切之者深矣非勸其為樂也... 祿乘軍其姑曰頽志出味至空器散堂下曰母為他人付也乃此詩之意味章句可見嚴氏曰叔有禍晉之謝昭公禍在朝文而不悟此詩非勸昭公為樂也謂可精此衣裳申馬之物將為他人所有將以喚醒昭公使之竟托言何不曳婁馳驅耳昭公若會其言外之意必懼然知懼以及然思所以為防患之計何暇曳衣裳驅車馬事鍾鼓琴瑟以為樂姑備參看

揚之水白石鑿鑿

素衣朱襮從子于沃... 音樂... 鑿鑿... 沃... 葉疏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侯之服繡黼領而用朱純也... 叔也沃曲沃也... 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之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峻強以此自衰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相叔于曲沃之日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

叔也沃曲沃也... 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之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峻強以此自衰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相叔于曲沃之日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

之異
素衣朱縗素衣朱縗即郊特牲所謂繡黼丹朱中衣是也縗氏
曰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之縗也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
衣用布凡朝服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加裘之上加裼
也公之孤及天子大夫四命皆爵弁自祭大夫士助祭於君亦
服爵弁以上則中衣亦用素但不得用朱縗也李氏曰曲沃相
叔所封之地漢地理志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今隆州有曲沃
城○一說嚴氏曰從子于沃下文君子既拍叔叔則此言于者
設言欲叛之人如潘父之徒也于往也謂于欲奉此服於拍叔
而我將從于往沃以見此拍叔則如何不祭乎謂從之則可免禍
而無憂也其意謂國中有相與為叛以應曲沃者矣此微辭以
洩其謀欲昭公聞之而成懼目為之備也又曰時沃有篡宗國
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為內應而昭公不知故此詩深警之謂
昭公勿以沃為患之在外而猶緩也今國內有謀應之者欲奉
沃以為君而篡汝之位腹心作難而外患乘之禍已迫矣此政
發潘父之謀其忠告於昭公者可謂切至若真欲從沃
則是潘父之黨必不作出此詩以泄漏其事且自取敗也 ○揚

之水白石皓皓

古老反叶

胡暴反素衣朱縗

叶先反從子于縗

揚

叶居
號反
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叶一迭反
○此也朱縗
季
曰鶴曲
季
敢以告人
○比也
○水清石見之貌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
○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眾
成矣
○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眾
成矣
情然後民羣然從之田氏之於齊必猶是也故其召公子陽生
於魯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宣
○命其徒以舉事楊將作矣
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命其徒以舉事楊將作矣
我聞其事不敢以告人也言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又曰
昭公請詩皆以強為憂山有樛言死亡之道最激切而微辭
深意未若此詩末章之云蓋反辭以見意故世其謀欲昭公知
之忠人之至也諸家皆謂國入助之而匿其情且引陽生夜至於
齊國人知之而不言為比晉人之心異於齊也自拍叔至武公
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而六
十載迫於王命而後不敢不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
哉若助拍叔而匿其情則此詩不作可也故言不敢告人者乃
所以告昭公言我聞有命者又以見其事已成禍至甚迫所以
激發昭公者至切切也執詩之辭而不
○愚謂不敢之云亦以
能以逆志固哉說詩風人之旨遠矣

之水白石皓皓

古老反叶

胡暴反素衣朱縗

叶先反從子于縗

揚

敢以告人

○

揚之水白石

○

敢以告人

○

我聞有命

○

之勢不具
人特不敢耳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

反子餘遠條且與而此也椒樹似朱更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

之葉盛則采之盈升矣彼其之子碩大而無朋矣椒聊且遠

條且數其枝遠而實蕃衍也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為沃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

聊且遠條且與而此也椒手

也季氏曰本草曰古者為升上俾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則

升外於知然漢志又謂千三百黍為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則

互相備而巳詩人之意止是言曲沃盛強如椒之蕃衍而乃區

區於升則小大之不同亦無益之言也嚴氏曰此詩言相叔之

強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而非古相叔言在此而意

在彼也又曰相叔曰強昭公其意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直留東薪二星在天則今夕何夕見此

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也綢繆猶繆也三星心

之月也良人夫稱也○曰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

婚姻之禮者詩人叙其婦語夫之詞曰方綢繆以東薪也而仰

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既又

自謂曰子兮子兮具將奈何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詞也

東方左昭七年云火出於夏為三月周官季春出火言三月之

時已失其時矣况於在隅在戶乎在隅則四月之末五月之中

在戶則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月令仲夏之月昏心中是也○愚

按三星有二說毛以昏姻之月自季秋盡孟春皆可成昏不待

初冬之末謂春之時以三星為參星參謂白虎三星在天謂始

見東方王肅謂十月也在東南隅則十一月十一月在戶則正

月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是也今朱

子從鄭說蓋以見其失嫁取之時也

○綢繆東芻九反三

星在隅叶語今夕何夕見此避反迨胡豆反子

兮子兮如此邈迤何

與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邈迤相遇之意此為夫婦相

詞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

侯古反

今夕何夕見此粲

采旦反

者

與也

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與也力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

至此則夜分矣粲美也此為夫語婦之詞也或曰女三為粲一妻二妾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李氏曰此詩與衛有狐鄭

野有蔓草陳東門之揚皆言世變多故兵機喪亂婚姻不得其時然陳鄭衛詩淫亂為多蓋政教不修禮義不明此所以有相奔之俗至於唐風則不然蓋淫泆之禍在於晉後唐

之風俗尚儉雖不得其時猶未至於淫奔也

有杖之杜其葉湑湑

反

獨行踽踽

俱禹反

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父

扶兩反

嗟行之人胡不比

毗志反

焉人無兄

弟胡不飲

七利反

焉

與也杖特也杜赤棠也湑二盛貌踽二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也此輔佐助也○此

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言杖然之杜其葉猶湑二然而人無兄弟則独行踽二曾杜之不如矣然豈無它人

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於踽二耳於是嗟嘆行路之人何不閱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

乎

孔氏曰斃光曰赤者為杜白者為棠陸賦云赤棠與白棠同但子有赤白美惡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酢

滑美亦棠子澁而酢無味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

子零反

獨行裊裊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經反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與也菁二亦盛貌裊裊無所依貌

杖杜二章章九句

○愚按諸家皆本序說李氏曰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葛蕭猶能庇其根本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嚴氏曰昭公不親其兄弟則如

道路独行之人踽二裊二曾杖杜之不如也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它人不足恃也昭公既如道路独行之人遂以同路之行人曉喻之嗟彼行路之人何

不相親比乎必不相親也人之無兄弟者何不外求

飲助乎必不相助也信它人之不如同父也同姓亦謂兄弟交文成章曰黃氏曰昭公不親其宗族其心

必以為曲沃之封而反以噬晉然管蔡雖叛而

哥人下忘同姓不可以因噎而廢食也謾備

羔裘豹袪起厚起自我人居居斤於斤豈無他人惟

子之故或乎古慕二反賦也羔裘君純莫疏鄭氏曰羔裘

大夫之服孔氏曰袪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愚按居

居義李氏獨取蘇氏謂卿大夫勢雖其尊必由民以安其居而

蘇氏訓究二為父卿大夫所以能久於此者由有民也李氏

氏猶以為無據愚謂究有推究究極之義則父義已近之○羔

裘豹袪徐救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呼報

呼候反○賦也袪猶祛也究二亦未詳

羔裘一章章四句此詩不知所愚本蘇氏居居

爾卿大夫服羔裘豹袪豹袪之服皆自我民而得居

其居矣其究也乃不我恤如此我豈無他人而歸之

乎猶念子故舊宿好而不忍去耳爾其可終不我恤

也哉其怨恨祈憐之意皆在言語之表矣姑備一說

肅肅鴉羽集于苞栩羽馬王事靡盬音不能蓺稷黍

父母何怙候古悠悠蒼天曷其有所比也肅二明声鴉

後趾集止也苞叢生也栩林櫟也其子為皂斗殼可以染皂者

是也盬不攻綴也藟樹枯也○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

故作此詩言鳥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于苞栩之上如民之

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久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戕也悠

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蒙疏孔氏曰鴉連蹄性不樹止則為若嚴

作山櫟也栩也周秦謂梓為櫟孔氏曰盬與盬字異義同盬言

器敗穀皆謂之盬是為不攻年不堅緻之意李氏曰王事靡盬

謂勤於王事而无不以緻也嚴氏曰諸侯為天子牧民公家之事皆王事也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自我人居居

豈無他人惟

以七為節于天子也。○史記曲沃伯叔之子武公伐晉滅之，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請命者，蓋以不如天子之命，服之為安且吉也。蓋當是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負弑君篡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故賂王請命，而為說如此。然其居慢无礼，亦已甚矣。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於其乎不振，而人紀或幾乎絕矣。嗚呼痛哉。
毛氏曰：侯伯之服七命，是服東萊。呂氏曰：周禮注，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即鷩也。二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繡為繡。孔氏曰：就天子之使，請衣故云。子之衣，李氏曰：唐劉仁恭嘗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此詩言豈曰無衣，不如子之衣安且吉，與仁恭之言无以異。嚴氏曰：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篡弑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于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正以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夫王不命焉，而請之，非禮也不聞朝王，而請命于王之使，尤非禮也。此正與唐番鎮我其主帥而伐之，以坐邀尊節者無以異。聖人致嚴於各分之際，征伐不出天子政逮於大夫，蓋憂數之陳成子之爭，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之所不容，人得而誅之，無衣之詩，不刪者所。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

子之衣安且燠

於六兮 賦也 天子之卿六命 變七言六者 謙也 不敢必當侯伯之命 得受六

命之服，比於天子之卿，亦幸矣。燠，煖也。言其可以久也。
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毛氏曰：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東萊呂氏曰：以史記九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季弟成師於曲沃，成師而下，又不問二失也。平王四十七年，曲沃莊公弑晉孝侯而自立，又不問三失也。相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能討，曲沃反使刃，武氏助之，及曲沃莊王王尚能命，戮伐曲沃，使晉侯使其夜師出，以正豈止於此乎？四失也。
命，號仲立晉侯，武公之弟，緡丁晉侯，又明年，信能命，統仲伯采伯首，伐晉伯，武公之弟，緡丁晉侯，又明年，信能命，統仲伯采伯也。以此五失考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嚴氏曰：武公之事，國人亦不與，山有樞揚之，其叔卿，故社諸詩，國人每以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山有樞揚之，晉世家考之，初，曲沃莊伯，而迎相叔，晉人發兵攻相叔，叔敗，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弑孝侯，子翼，晉人又相叔，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都，是為鄂侯，此莊伯再舉國人，又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為

哀侯此非在二舉而國人又不與也至武公虜哀侯晉人復立
哀侯子小子是為小子侯武公四舉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
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此武公五舉而國人終不與
也最後武公伐晉侯緡城之盡以其室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
為諸侯然後晉人力不能討無如之何然則武
公得國晉人特迫於王命不得已而從之耳

無衣一章章三句

有秋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噓肯適我中心好

之曷飲於鳩食音之比也左東也噓發語詞曷何也○此

主于道左其陰不足以休息如己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
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巳也但無自而得
飲飲之耳夫以好賓之心如此則○有秋之杜生于道周

彼君子兮噓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曲也周

有秋之杜二章章六句

支代宗特獲陳竊五世大亂而晉君不於執者五人
焉何忍如之武公得國置有一高仁義成純平詠力

而已矣為君子者方以齒以惡其不義豈肯什於其
朝乎噓者切齒惡之也肯適我者必不肯適晉國事
武公也國人思君子之切曰我中心好之何由得見
其人而飲食之乎斯民秉彝好德之天固不可泯也
固守道秉義之
亦不為無人也

葛生蒙楚欵音蔓于野叶上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草各以括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婦人指其夫也○婦人
以其夫以從征征而歸故言葛生而蒙於楚欵生而蔓于野
各有所依託而予之所美者獨
不在是則誰言而獨歎於此乎

葉黃以兩牛除熱○嚴氏曰婦人指其夫征役所死之地言葛
生而蒙楚欵生而蔓于野今我所美之人死于此地不得卒于牖
下○章亦野言城域也
域知為征夫所死之地

此誰與獨息也○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

亡此誰與獨旦賦也○夏之日冬之夜

茹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叶○夏之日冬之夜

茹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叶○夏之日冬之夜

於是為次然君子之歸无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且鄭氏曰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尺鄭氏曰思之深而无異心此唐風也鄭氏曰夫婦之道生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曰歸之厚也于其舊歸于其室曹氏曰晉獻公左莊二十八年伐驪戎閔元年城耿城霍城魏城下陽五年伐蒲冬城號又執虞桑伯喪云亦多也弗敢自焚反禍其子与秦皇漢武畧同戒哉○公六年伐屈八年敗狄于采冬之夜上同夏之日百歲之後叶音歸于其室城也室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芣采芣首陽之巔叶典人之為言苟亦無信叶斯

舍音捨旃之然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叶比

首陽首山之南也巔山頂也旃之也。此刺聽說之謬言子欲采苓於首陽之巔乎然人之為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為信也姑舍置之而无懼以為然徐宗士而考聽之則造言者无所得而止矣或曰曰也下早效此亦名雷首山歐陽氏曰采苓積少成多如說言漸積成惑与采

葛義同其曰人之為言苟亦无信舍旃舍旃苟亦无然人之為言胡得焉者戒獻公聞人之言勿聽信置之且亦勿以為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宗士虛實也嚴氏曰當考其言何從而得之推其所自來則虛實盡見然言之得行由不問其所由來而遽信之耳漢昭信燕王書詐孟察其所由來也

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

得焉叶音采芣采芣

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

人之為言胡得焉叶音采芣采芣

采芣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秦之十一秦國名自也任禹夏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翳氏中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滿居西二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駘生成及非子事周孝王

養馬於汧渭之間馬大繁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

宣王時大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
誅西戎下克見殺及幽王為西戎大戎所殺平王東遷秦
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
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
公又徙於雍秦即今之秦州 **秦州** 疊山謝氏曰中國天理
雍今京兆府吳平縣是也 **秦州** 之聚中國而純乎人欲
能化為夷狄夷狄人欲之聚夷狄而知有天理能化為中
國秦本戎俗不得齒中國之會盟春秋美之邑於岐豐用
文武成康之遺民習文武成康之舊俗一日惡人欲而崇
天理无衣則知有夫婦之天兼設則知有人心禮義之天
鄭道齊晉亦有此詩平季札聽其樂曰是謂能夏能真始
大夏其將有中國矣聖人編其詩於二南商風之類逆知
吞周亡諸侯者必秦也唐虞二代之書不終於費誓而終
秦誓何也一變至道聖人有望於曾矣周不能自立天下
必彊有力者得之秦誓一書懲忿悔過未必有良知力行
之字好善而能容隱然有愈受一山人物之量八田曾勇
辨力者安得不歸於秦乎世道愈降氣數隨之唐虞二代之
正統而變於秦二帝三王之大道而絕於秦此聖人所前
知而痛恨也誦其詩讀 **秦州** 孔氏曰秦音隴西國名今秦
其書不知其出處可乎 **秦州** 州是也伯翳者皋陶之子伯
益伯翳字異猶一人也列女傳云皋陶子生玉戚而佐
禹曹大家注云皋陶子皋陶之子伯益也嚴氏曰魏唐堯舜

禹之故都至是而風亦變則帝王風教中國禮義衰
然而夷狄東之故次之以秦中國將變於夷狄矣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 **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力呈反。賦也鄰。衆車之聲白顛顛有白毛今謂之的顛君
子指秦君寺人內官小臣也令使也。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
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秦** 孔氏曰的顛的白也顛顛
仲之名馬有驕馳盜驪赤兕的盧之稱嚴氏曰寺人闕官孔氏
曰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嚴曰未見
君子秦仲之時先令寺人通之 **秦** 然後得見言侍御使令之備也 **秦** 反音有漆際有栗既見

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 **逝者其耆**

八十曰耆。阪則有漆矣際則有栗矣既見君
子則並坐鼓瑟矣夫今不樂則逝者其耆矣 **秦** 東萊呂氏
者曰原阪曰阪下濕曰際阪音收又曰阪陀不平而可種食者
名阪嚴氏曰漆栗見定之方中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
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耆悲壯感慨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
止於為秦者亦以此又曰美秦之強者在此而周人之氣象變
矣又曰秦興而帝土之影響及矣車 **秦** 反音有桑際有揚既
鄰其溫騰也山道升降之機在是欤 **秦** 反音有桑際有揚既

見君子並坐鼓簧音黃今者不樂逝者其亡與也黃笙中
鼓動之以嚴氏曰揚一各蒲柳生澤中可為箭筈釋文曰
霜降葉赤材理亦赤黃揚堅緻難長歲長一寸闊
年則長一寸白揚性勁直可為至材寧折不曲燒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騶田結反孔阜符有反六轡在手公之媚眉莫反子從公

于狩叶始九反賦也駟騶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其也阜肥

故惟六轡在手也婦子所謂毛氏曰鐵騶孔氏曰檀弓夏

受之人也此亦前篇之意也后氏尚黑或事乘騶則騶黑

色也嚴氏曰此亦前篇之意也在手言把握也

吾旗鼓之在襄公駟騶孔阜言馬之良也御者公也言在手

言御之良也公之婦子從公于狩見便嬖足使令於前也○奉

時辰壯辰壯孔碩叶常反公曰左之舍音捨反則獲

叶黃野反○賦也時是辰時也壯獸之壯者不特者又獻狼夏

獻麋春獻鹿夏之禮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碩肥也此公曰

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蓋射必中其左乃為
中我六御所謂逐禽左者為是故以技天括也曰左之而捨技
無不獲者言獸之董氏曰五御三日逐禽左自左牒首標
多而射御之善也而射之速于右牒首標為上殺李氏曰
舍及技苦未也言所謂○遊于北園四馬既閑則反轡音
往省括丁度則譯是也
車繼鸞反載後反敬許尚反驕許喬反馳田事已畢
輕也為錢也效真鳥之言鸞馬術也馳逆之車置鸞於馬術之
兩旁乘車則鸞在德和在軾也後敬驕皆用犬名長喙口後知
喙曰敬驕以車載大蓋以休其足力鄭氏曰輕車驅逆之
也轉愈書謂有馬亦此類車孔氏曰夏官田僕
掌驅逆之車則鸞也黃氏曰約曰出鬼江春我皆譏之則田
以從禽也惟尚也黃氏曰約曰出鬼江春我皆譏之則田
射之事固固之樂何足為美蓋以襄公有
功王室受天子之命人亦樂予之也

駟騶三章章四句

小戎伐錢茂反收五綦音木梁輶陟留反游環脅驅叶居懼反

反陰朝音偷益音氏績叶如字反文茵音因暢音暢轂音去聲

駕我騏驎其音馬弄之擗反又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

星亂我心曲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用車之制廣皆六

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軾深四尺

從前軾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衡橫於軸下而軾

寫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五輿東之其文章歷錄然也

環軾環也以皮為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无定處引兩

如騶之有韉是也韉亦以皮為之前係於衡之兩端後係於

也軾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軾故謂之陰也

以皮一條前係騶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也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

左傳曰兩韉將絕是也又因車中所坐虎皮得也暢長也轂者

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載騏驎又也馬之足曰弄君子婦

人目其夫也溫其如玉美之詞也夜屋者西戎之俗以板為

屋心曲心中委曲之取也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

之騶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

之家入先誇車甲之盛如山而後及其私情蓋以

義與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

馬之青黑者名為騶又曰僕地也云云水隴西山多林木

民以故為秦秦之內重民亦故秦也思君之代戎而居之

四牡孔阜扶有六轡在手騏驎是中謂駟古化

驪是騶龍首之合蓋以履古亦軌音言念

君子溫其在邑合鳥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賦也亦

日駟中兩服馬也黃馬黑曰駟駟黑也也看于也書龍於馬

合而載之以為市上之情心載一者怖彼也駟環之有舌者

也駟內轡也置轡於駟前以係軸故謂之駟軸亦謂沃白金以為

六傳六

十一



孔氏

蓋虎韉教是鏤雁文韉二弓姑竹閉緹古本滕音

反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於良人秩秩德音音

陵反。賦也。伐駟四馬皆以伐傳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於馬

之旋習也。孔氏群和也。女子二鳴。子也。蓋緹以白金於牙之下

端平底音也。蒙雜也。伐中十也。盾之別名。死。大。魏。登。雜。羽。之。文。於。盾。上。也。虎。張。以。虎。皮。為。弓。室。也。錢。磨。錢。金。以。飾。馬。當。背。帶。也。亦。載。交。一。弓。於。張。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一。二。弓。以。備。擊。也。閉。弓。繫。也。儀。禮。作。數。繩。繩。膝。約。也。以。竹。為。閉。而。以。繩。繫。之。於。弛。弓。之。裏。繫。弓。使。便。正。也。載。衰。載。具。言。思。之。深。而。起。孔。氏。曰。女。子。有。三。君。不。寧。也。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傳。云。義。以。虎。皮。為。之。而。以。金。錢。飾。其。磨。之。習。也。謂。弓。室。之。習。也。亦。雖。金。謂。之。錢。且。辨。云。此。章。不。言。馬。皆。言。弓。彌。傳。義。長。

小戎三章章十句

兼反古活葭加音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

蘇路反洄音從之道阻且長溯遊從之宛在水中央賦

兼似佳而細高數尺又謂之兼葭葭也兼葭未敗而露始為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溯洄逆流而上也溯遊順流而下也宛然半見貌在水之中央

言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嚴氏曰兼一名葭又名葦一物而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陸氏曰今人以葭葦為因以得名葭葦也葦也又名華一物而四各疏曰初生為葭長大為葦成則名葦葦佳菜化亂也又名

物也。兼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遊從之宛在水中央。坻。自尸反。賦。此。妻。也。猶。蒼。蒼。也。謂。伊。人。在。水。之。一。方。以。始。溯。洄。從。之。道。阻。且。右。州。反。白。露。未。已。

雖一物而四名兼。愚按說文兼者佳之木秀則是以兼葦。兼。佳。二。物。共。一。名。為。一。物。而。孔。氏。以。兼。似。葦。而。細。又。不。以。物。也。○兼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遊從之宛在水中央。坻。自尸反。賦。此。妻。也。猶。蒼。蒼。也。謂。伊。人。在。水。之。一。方。以。始。溯。洄。從。之。道。阻。且。右。州。反。白。露。未。已。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遊從之宛在水中央。坻。自尸反。賦。此。妻。也。猶。蒼。蒼。也。謂。伊。人。在。水。之。一。方。以。始。溯。洄。從。之。道。阻。且。右。州。反。白。露。未。已。

兼葭三章章八句。愚按此詩毛氏謂詩人刺襄公能。露則可用。諸家皆因之。至伊人鄭氏以為知周禮之。賢人乃在水一方。邊蓋言其遠也。欲求而用之。陳氏。歐陽氏謂伊人斥襄公。歐陽謂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適。欲道流而上。道遠不能幸。欲順流而下。則因水。中。以。與。襄。公。雖。為。諸。侯。而。不。知。所。為。欲。慕。中。國。禮。我。既。不。能。及。退。猶。其。舊。又。不。究。為。夷。狄。至。東。萊。謂。伊。人。猶。曰。所。謂。此。理。也。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疑。其。好。耳。若。孝。公。所。謂。安。能。品。人。待。數。十。百。

兼葭三章章八句。愚按此詩毛氏謂詩人刺襄公能。露則可用。諸家皆因之。至伊人鄭氏以為知周禮之。賢人乃在水一方。邊蓋言其遠也。欲求而用之。陳氏。歐陽氏謂伊人斥襄公。歐陽謂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適。欲道流而上。道遠不能幸。欲順流而下。則因水。中。以。與。襄。公。雖。為。諸。侯。而。不。知。所。為。欲。慕。中。國。禮。我。既。不。能。及。退。猶。其。舊。又。不。究。為。夷。狄。至。東。萊。謂。伊。人。猶。曰。所。謂。此。理。也。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疑。其。好。耳。若。孝。公。所。謂。安。能。品。人。待。數。十。百。

兼葭三章章八句。愚按此詩毛氏謂詩人刺襄公能。露則可用。諸家皆因之。至伊人鄭氏以為知周禮之。賢人乃在水一方。邊蓋言其遠也。欲求而用之。陳氏。歐陽氏謂伊人斥襄公。歐陽謂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適。欲道流而上。道遠不能幸。欲順流而下。則因水。中。以。與。襄。公。雖。為。諸。侯。而。不。知。所。為。欲。慕。中。國。禮。我。既。不。能。及。退。猶。其。舊。又。不。究。為。夷。狄。至。東。萊。謂。伊。人。猶。曰。所。謂。此。理。也。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疑。其。好。耳。若。孝。公。所。謂。安。能。品。人。待。數。十。百。

兼葭三章章八句。愚按此詩毛氏謂詩人刺襄公能。露則可用。諸家皆因之。至伊人鄭氏以為知周禮之。賢人乃在水一方。邊蓋言其遠也。欲求而用之。陳氏。歐陽氏謂伊人斥襄公。歐陽謂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適。欲道流而上。道遠不能幸。欲順流而下。則因水。中。以。與。襄。公。雖。為。諸。侯。而。不。知。所。為。欲。慕。中。國。禮。我。既。不。能。及。退。猶。其。舊。又。不。究。為。夷。狄。至。東。萊。謂。伊。人。猶。曰。所。謂。此。理。也。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疑。其。好。耳。若。孝。公。所。謂。安。能。品。人。待。數。十。百。

兼葭三章章八句。愚按此詩毛氏謂詩人刺襄公能。露則可用。諸家皆因之。至伊人鄭氏以為知周禮之。賢人乃在水一方。邊蓋言其遠也。欲求而用之。陳氏。歐陽氏謂伊人斥襄公。歐陽謂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適。欲道流而上。道遠不能幸。欲順流而下。則因水。中。以。與。襄。公。雖。為。諸。侯。而。不。知。所。為。欲。慕。中。國。禮。我。既。不。能。及。退。猶。其。舊。又。不。究。為。夷。狄。至。東。萊。謂。伊。人。猶。曰。所。謂。此。理。也。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疑。其。好。耳。若。孝。公。所。謂。安。能。品。人。待。數。十。百。

年以成帝王也故詩人謂之以禮甚易且近特人求
之非其道耳此皆為序所纏率以詩論序愈巧而愈
鑿如此故累纂之
以見其必不然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叶良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叶渠

顏如暎於角丹其君也哉叶將黎反只也終南山名在

色赤白材理好宜為車板君子指其君也至上至終南之下也

也其君也哉言容貌衣服稱其為君也此

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鄰駟騶之意也

東西距鳳翔武功北距萬年長安左氏謂之中南毛氏曰條指

音明釋木栢山樹也與栢同郭云今之山椒也又云栢音音

似否實酢嚴氏曰此詩不之說山而指終南正是平王所賜之

委錦衣以揚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

可揚也又曰白狐毛為裘其上加錦衣以為揚其上又加皮弁

服正以錦文大著上有衣象裘裘是狐白則上亦白皮弁服以

白布為之衣白者惟皮弁服日蓋以素錦為揚衣其下有狐白

裘諸侯也愚按其君也哉嚴氏謂此者疑而未定之辭有諷諫

之服也○不盡之意適謂亦言容貌衣服未足為君存德而已

意在此言○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

佩玉將將上羊壽考不忘平與也黻之狀亞兩已相矣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

夫之特臨其穴叶戶惴惴其慄彼蒼者天叶鐵殲子

反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與也交之飛而往來之貌

息各特傑出之稱尤廣也惴惴懼貌慄懼也良善贖買也○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二子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

賦黃鳥事見春秋傳則此詩也言交黃鳥則止于棘矣誰從穆

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臨穴而惴惴蓋生納之嘆

中也二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秦德公之子於襄公

為玄孫之子殺人以葬環其左右曰殉不刺康公而刺穆公是穆命從已死董氏曰陳乾昔魏顛從其治命不以為殉君子美之康公得無罪乎詩人特以傷賢者不得

馬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戶郎維此仲行百夫

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

兮人百其身與也防當也言一東萊曰氏曰訓防為

水○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鉞虎維此鉞

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與也禦猶當也

黃鳥三章章十一句春我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不

王達世猶論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今縱无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上矣君子是以知秦

之不復東征也愚按穆公於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為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之則三子亦不得為無罪今觀臨穴惴惴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壙其罪有所歸矣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程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復聞三良之不辜而數秦之責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嗚呼俗之激也以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以從死工匠牛閉墓中尚何怪哉

彼晨風叶乎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與也疾飛貌晨風鷓也鬱茂盛貌

婦人以夫不在而言就彼晨風則歸于鬱然之北林矣故我

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此

與蓋秦俗也李氏曰鷓鷩屬陸氏曰似鷓黃也燕頰向陽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鳥鷓鷩

○山有苞櫟盧氏反叶隰有六駘邦角未見君子

憂心靡樂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與也駁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駁。山則有苞採

矣。然則有八駁矣。未見君子則憂心靡樂矣。樂則憂之甚也。釋文曰：樂實採椹盛實之

為採河內人謂之。其子亦生為椹。即椹也。言有椹。彙自累椒。椒之屬也。其子亦生為椹。子亦生東海及徐州。謂木連其葉始

生食之味辛。其椹子八月中成。博以為燭。明如胡麻。燭研以。為羹。肥如胡麻。羹孔氏曰：六駁王肅云：六據所見而言也。

山有苞椹 隱有樹椹 未見君子 憂心如醉 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興也。據唐棣。椹亦羅也。實似梨。郭氏曰：赤羅今

名山梨。一名鹿梨。一名鼠梨。極有脆美者。山陰陸氏曰：其文細密如羅。又有白者。赤羅文棘。白羅文緩。雖皆文木。赤羅為上。

晨風 三章 章六句 愚按此詩諸家皆本序說。孔氏

亦猶穆公好賢。故未見君子。則欽欽而憂。惟思賢之不至。今康公何為弃我乎。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言康公

志之甚也。東萊云：此詩亦如權輿。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見之切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秦

之寡。思於晨風。權輿一詩。以見之。嚴氏謂此詩穆公

舊古作言晨風。疾飛入。穆公之北。林喻已。初慕秦國之盛。而越於之。今穆公死。康公立。我舊臣廢棄。不得遇。見曰。望乃已。憂心欽欽。然不忘其故也。望之久而杳然。無聞。故問之云。如何如何。復嘆多。是不記憶我矣。言不復得進見也。此所謂予日望之。而王莫予追也。諸說之不同。又如此。姑纂備覽焉。

豈曰無衣 與子同袍 王于興師 修我戈矛 與

子同仇 賦也。袍。制也。長六尺六寸。子長二丈。王于興師。以

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為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則將修我戈矛。而為子同仇也。其權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蘇

氏曰：秦不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感曰：與子同袍。子為義後。言效此。

豈曰無衣 與子同澤 純著。刺錦名。為。維用。諸。名。為。袍。○豈曰無衣。與子同澤

王于興師 修我矛戟 與子偕作 賦也。澤。裏衣也。以其親膚。所於

子同裳 王于興師 修我甲兵 與子偕行 賦也。行。往也。

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賦也。行。往也。

晉山謝氏曰大武滅宗周幽王沒於驪山此中國之大恥也
周天子不可忘之大難也讀文侯之命可以知諸侯無
復歸之心矣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傳可以知天下無復懼
之心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為己任秦國何人所作
豈曰無衣志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子同仇其心忠而
誠其氣剛而大其辭壯而直千載而下聞其風莫不以起况親
炙其人乎吾乃知岐豐之地被文武周公之化最深
雖此降俗未入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者尚異於列國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秦人之俗大抵尚氣獎先勇力
志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
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只一南之化
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
如此則已悍然招八荒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
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
善導之則易以只起而篤於仁義以益驅之則其疆
設果敢之資亦足以疆兵力農而富強之業非山
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誠
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為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
以不審其
所之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

繩證黃賦也

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
為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
行送之於咸陽之地也路車諸侯之車也乘黃四馬皆黃也
城縣故咸陽也其在渭水之北毛氏曰水曰為陽贈送也董
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
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嚴氏曰何以贈舅氏
乎惟路車乘黃而已散然猶以為薄意有餘也如米菽云雖無
予之路車乘馬也晉山謝氏曰下渭之陽送之遠也路車乘
黃贈之厚也故舅氏之遠贈舅氏之厚念母之心可見矣○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

新齊反何以贈之瓊瑰

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或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
其舅而懷思耳孔氏曰瓊瑰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
瓊瑰石而次玉石之名曹氏曰玉佩珩璜琕瑀之屬嚴氏
曰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瓊瑰玉佩
雖贈之貴矣然未足以舒我心之思也

渭陽一章章四句

按春秋傳晉獻公承於齊姜生
秦穆夫人太子申生娶大戎胡
驪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妹生卓子
驪姬謫申生申生自殺又謫二公子一公子皆出奔

詩卷六

獻公卒矣齊卓子繼立皆為大夫里克所弑秦穆公納夷吾是為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然二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廣後張氏曰康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然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然欲可消矣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之也每食無餘于音嗟乎不承權

豐賦也夏大也渠二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此言其君始豐有樂二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寢衰供億寢薄至於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於是陳氏曰作量自權始以準量由此而嘆之言不能繼其始也而牛造車自輿始以蓋軫由此而起故謂始

曰權輿補○於我乎每食四簋有反今也每食不飽補

荀反于嗟乎不承權輿賦也簋五器也谷斗二勝方曰簋圓曰也盛孔氏曰簋亦以木為之圓曰簋內方外圓方曰簋內圓也外方公食大夫禮是國君與聘客禮食故宰夫設黍稷

六簋今惟四簋蓋孟謂之每食則燕食目非禮食也疊山謝氏曰學子曰古之君子於就三所去三冲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

言也則就之禮貌小長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而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又不食則餓不能出門君問之曰呂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禮餓於我下地吾謂之曰周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康公之用賢禮貌衰而不去至於每食不能豈非餓餓免死者平康公固可刺當時為賢者亦為可恥矣

權輿二音章五句漢楚元王敬禮中公白公穆生

穆生設禮及王以即位常設後志設焉穆生退曰可以折矣體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故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以處豈為區人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詩卷第七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

附錄纂疏

陳一之十二

陳國名太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

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肖有虞闕父為周陶正武王賴

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

子陳都於宛自之測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二格是為胡

公大姬之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陳

州即其地也

纂疏

孔氏曰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媯武王所賜又曰鄭駁

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甲於二王之後樂記武王未下車

封黃帝後於闕封帝堯後於祝封帝舜後於陳下車乃封

夏後於杞封殷後於宋則陳與闕是為三恪又曰孟諸

尚書作盟諸詩譜作明諸明音孟即爾雅宋有孟諸是也

子之湯

他郎他

兮宛丘之上

辰羊辰

兮洵

音有有情兮

而無望

武方武

兮

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

兮

央下曰宛丘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下可以棲音達必悲位之洋洋可以樂音飢

賦也衡門橫木為門也門之深者有阿華堂宇此推為木為之

棲達游息也必泉永也洋洋水流貌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

之詞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游息必

水雖不可飽然亦可以玩樂而志飢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

必宋之子賦也子宋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愚按諸家本序說嚴氏曰前一

二

卓喻不必大國而後可為政謹備

東門之池可以漚烏豆麻以彼美淑姬可與晤五

反歌此亦男女會遇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

也東門之池可以漚烏豆麻以彼美淑姬可與晤五

漚烏豆麻以彼美淑姬可與晤五

東門之池可以漚烏豆麻以彼美淑姬可與晤五

彼美淑姬可與晤五

門之池可以漚烏豆麻以彼美淑姬可與晤五

管葉似茅而滑漚烏豆麻以彼美淑姬可與晤五

白粉柔韌宜為素也雖有絲麻無棄管蒯蒯與管皆謂

白華者名菱俗名白芷即管也召棠召伯所茨喪禮有管蒯左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愚按諸家皆本序說蘇氏曰陳君荒淫無度不可告語故其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之於內婦人之於君子日夜憂而無間度可以漸華其暴如池之嘔麻漸漬而不自知也謾備

東門之揚其葉牂牂子桑反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東門也

相期之地也揚柳之揚起者也牂牂聲貌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東門之揚其葉肺肺普肺反昏以為期明星晞晞

之世反。與也肺之猶非之也普之猶煌也

東門之揚二章章四句

愚按諸家皆本序說嚴氏謂東門之揚與鄭羊皆親迎而女不至言刺時猶言刺亂以時亂使然鄭氏謂親迎之禮以昏時李氏謂周衰婚姻禮廢春秋書紀裂繻來迎女是外之親迎也逆如姜下齊是力親逆也若刺不親迎故陽倡而陰不和勇行而女不隨東門之揚雖曰親迎而女不至蓋當時淫風大行遂相奔誘女有非已不肯若也所以至此非民之罪上之人之罪

也。疊山謝氏曰男親迎而女不至此風俗之弊人道之變臨亂而不知禮義者也謾備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

不已誰其甚然矣與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荆棘斯折也夫拍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人不長則國人知之矣國人知之猶不自改則自疇昔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

墓

樸氏曰墓水城域見唐書生槽弓云葬于墓又云所指也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見也又云古者墓而不墳墳則封之所以識也程氏曰人情不修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修治則荆棘生故以與焉樸氏曰斯莊子斯而折之

門有梅有鷄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叶息反之訊予不

顧叶果反顛倒思予叶寅女反○與也鷄鷄惡聲之鳥也萃集

鷄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于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或曰訊予之子疑當依前

鷄

陸氏曰鷄大如斑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鷄賦是也今謂之鷄鷄亦名在鷄鷄氏曰漢書霍山家鷄數鳴

楚詞注鷄鷄二物又云鷄似鷄本草云其實一耳其肉甚美可為羹雉又可為羹莊子見蹇而求鷄炙是也

墓門一章章六句

子桓公鮑之弟桓公疾病作殺其太子免代之桓公卒此詩雖以刺他乃是者舊之賢者備見始末作追咎先君不能為他置良師傳致有執逆之事也愚以陳氏意惟之前章墓門有棘以與陳他之不良斧以斯之以與國人雖知他之不良而桓公乃不能為立賢師傳輔道如斧之斯誰昔然矣猶云昔誰為此乎歸咎桓公也後章墓門有梅之美木以與他性本善有歌其惡以告者矣告而不顧至於顛倒而後思予豈有及哉亦追外口之辭也謹備

防有鵲巢

其恭

有旨苕

誰侑

予美

心焉忉忉

都勞反○與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即立旨美也若苦饒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也可生食如小豆藿也○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謂之謂也予美指所與私者也初初憂貌○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謂之謂也予美指所與有鵲巢矣即則有旨苕矣今此何人而○陸氏曰苕州人辨張予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於初初乎

防有鵲巢一章章四句
○愚按諸家皆本序說之君子皆憂懼及已以謂說言或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構成之耳又如若饒引牽連將及我也中唐有譬非一譬也亦以積累而成綴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感義與貝錦同予美李氏曰與寫生予美同寫生婦人所指者夫此詩臣子所美者君誰侑予美思謂其意若曰謬言誑惑吾君者誰乎使我心惕二初初然言誰者不欲斥謑者之為何人也謹備

予美心焉惕惕

中唐有甃

叩有旨翮

誰侑

防有鵲巢一章章四句

○愚按諸家皆本序說之君子皆憂懼及已以謂說言或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構成之耳又如若饒引牽連將及我也中唐有譬非一譬也亦以積累而成綴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感義與貝錦同予美李氏曰與寫生予美同寫生婦人所指者夫此詩臣子所美者君誰侑予美思謂其意若曰謬言誑惑吾君者誰乎使我心惕二初初然言誰者不欲斥謑者之為何人也謹備

月出皎兮

佼

人僚

兮舒窈

兮勞

心悄兮

反也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僚好貌窈幽遠也舒舒也

併謂誑誑則字與詩同書講張為幻然似有裝載增加之意以其字之從舟也一說毛氏曰防邑即東萊口氏曰後漢地理志印地在陳縣○中唐有甃叩有旨翮誰侑

防有鵲巢一章章四句
○愚按諸家皆本序說之君子皆憂懼及已以謂說言或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構成之耳又如若饒引牽連將及我也中唐有譬非一譬也亦以積累而成綴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感義與貝錦同予美李氏曰與寫生予美同寫生婦人所指者夫此詩臣子所美者君誰侑予美思謂其意若曰謬言誑惑吾君者誰乎使我心惕二初初然言誰者不欲斥謑者之為何人也謹備

辭言月出則皎然矣佼人則僚然矣安得見之李氏曰孟子

而舒窈窕之謂之乎是以爲之勞心而悄然也胡老兮佼人

之閒謂舒爲佼錢氏曰悄然憂也○月出皓胡老兮佼人

○月出照兮佼人燎七老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七老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七老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七老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七老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七老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七老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七老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七老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七老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七老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七老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七老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七老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七老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七老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七老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七老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七老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七老兮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反匪適株林從夏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反匪適株林從夏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反匪適株林從夏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反匪適株林從夏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反匪適株林從夏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反匪適株林從夏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反匪適株林從夏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反匪適株林從夏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反匪適株林從夏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反匪適株林從夏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反匪適株林從夏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反匪適株林從夏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反匪適株林從夏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反匪適株林從夏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反匪適株林從夏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反匪適株林從夏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反匪適株林從夏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反匪適株林從夏南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乘我乘駒朝食于

其華函音其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

古類反叶

有美一

人碩大且卷

其負反

寤寐無為中心悄悄

蘭也卷音髮

猶挹也

慕賢之詩觀衛風

以碩大稱婦人多矣

○彼澤之陂有蒲

辰彼碩女則詩以碩大稱婦人多矣

李氏曰

或疑碩大非婦人之稱遂疑此為

魚檢

函

反

菑

待檢反

有美一人碩大且儼

儼

儼

儼

儼

儼

儼

儼

無為輾轉伏枕

叶知險反

澤陂三章章六句

則碩大且卷碩大且儼其詩

甚絕不類抑邪氣象意詩次株林後當是相因而作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公卿宣淫德之亂極矣而洩治

獨以諫死有美一人其洩治乎詩人所以痛傷之也

而變風於是絕其亦可以有所感矣詩言彼澤障之

水方震決潰乃有羊烈之滿芳馨之荷言簡皆非所

宜有也以只陳國危亂乃有如洩治之取不得其

死當如何其傷之有碩大之德且勤拳以

以事使我夢之竟亡无所為淚泗交流中心

急展

急展

急展

急展

急展

急展

急展

急展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公聞男女夫婦之詩一

何多耶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

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

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

有所錯男女者綱之也本方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

為正者率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率

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行降

民之死生於此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復亦何疑哉

檜一之十二
州外方之北榮陂之南居漆洧之間其君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
豈不爾田勞心忉忉

音刀。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情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道遙遊宴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詩人憂之。○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賦也。猶道遙也。○羔裘如膏。古報。日出有曜。羊照。豈不爾

思中心是悼。賦也。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曜。蘇氏曰。狐裘狐白。有白有青有黃。王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揚之。此狐白裘也。又云。君衣狐青裘。豹裘玄緇衣以揚之。此狐青裘也。又云。君衣狐黃裘。也。鄭氏以狐白之上加皮弁服。天子裘黃衣以揚之。此狐黃裘也。鄭氏以狐白之上加皮弁服。天子以日視朝。諸侯在天子之朝亦服之。以黃衣狐裘為大蜡之服。作息民之祭則服之。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引此為證。以狐青為臣下之服。諸侯不服之。王藻稱君子狐青裘。注以君子為大夫士也。此詩狐裘不指何色。鄭氏以為黃衣狐裘。為檜君以祭服而朝也。蘇氏以為狐白謂檜君以朝天子之服。而聽其因之朝也。二說不同。狐青臣下之服。非檜君所服。檜君好潔其衣服。亦必不服狐黃當從蘇氏。以為狐白舊說。檜君服羔裘之朝服。以遊宴服狐裘。朝天子之服。以聽朝。故大夫去之。此非大惡。何為邊去。蓋非以羔裘狐裘為大故而以消遙翱翔為可憂也。說漢氏曰。身也。云大夫去國之詩。詩言羔裘狐裘亦無異。前說者。但因如膏有曜。遂謂好潔其衣服。因道遙翱翔。

遂謂不能彊於政治。无事實可考。皆臆說也。然其去國則必有故矣。詩言君平時服此服而燕居也。服此服以朝群臣而在公堂也。今豈不想像而思之。至於勞憂傷悼。焉則其去也。非不愛君也。直不得已耳。鄭氏曰。周夷厲之時。檜公不修政事。好潔衣服。大夫去之於檜。始作。之變風始作。庶見素冠。棘人欒欒。力端。兮勞心博博。徒端。兮賦也。庶幸也。緇衣素冠。既料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緇。緇邊曰棘。棘也。喪事欲其總。爾哀遠之狀也。亦乘疇貌。博。憂勞之貌。○樣冠。樣則冠之禪。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李氏以素冠為練冠。謂練布使熟其色。益白是謂之素。三年之喪。十有三月。而練冠既練。則衣亦練。故曰素衣素鞵也。鄭以素冠為則知素冠非練也。黑經白緯。曰緇。其冠用緇。以素為紕。故謂之素冠也。至於素衣。則素裳也。毛氏謂思則練服。練是十二月之服。未足以見其不能二年也。不如鄭氏之說。為有據。玉藻云。緇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紕。緣邊也。既祥祭而服之。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緇冠。注。成成人也。士冠。礼主人玄冠。朝

羔裘三章章四句。蘇氏曰。周夷厲之時。檜公不修政事。好潔衣服。大夫去之於檜。始作。之變風始作。庶見素冠。棘人欒欒。力端。兮勞心博博。徒端。兮賦也。庶幸也。緇衣素冠。既料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緇。緇邊曰棘。棘也。喪事欲其總。爾哀遠之狀也。亦乘疇貌。博。憂勞之貌。○樣冠。樣則冠之禪。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李氏以素冠為練冠。謂練布使熟其色。益白是謂之素。三年之喪。十有三月。而練冠既練。則衣亦練。故曰素衣素鞵也。鄭以素冠為則知素冠非練也。黑經白緯。曰緇。其冠用緇。以素為紕。故謂之素冠也。至於素衣。則素裳也。毛氏謂思則練服。練是十二月之服。未足以見其不能二年也。不如鄭氏之說。為有據。玉藻云。緇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紕。緣邊也。既祥祭而服之。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緇冠。注。成成人也。士冠。礼主人玄冠。朝

寺專二

寺專二

服飾謂素鞞鄭氏以素為祥服皆本於禮本注紕音皮又曰詩人思且服既祥之素冠棘人形貌之素者今无此人所以此心博也。愚謂棘人只是如棘之人。○庶見素表兮我心

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鄭氏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編冠朝服緇衣素裳鄭氏裳而言衣衣是

大名曲禮云兩手摠衣謂摠裳也李氏曰此其言庶幾欲見服

謝祥之素衣者今无此人欲我心悲傷也如有其人則我且與

之同歸也。○疊山謝氏曰同歸如書云同歸于治同歸于亂非

同歸其家也。○庶見素鞞兮我心蘊兮我結加兮聊

與子如一兮賦也鞞蔽膝也以韋為之冕服謂之鞞其餘曰鄭氏曰祥祭朝服素鞞者鞞從裳也素衣素裳則素鞞也蘊結思之不

解也與子如一其於同歸矣曰檜當夷厲之時已如此則孔子孟子之

素冠三章章二句按喪禮為父為君斬衰三年首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者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傳曰子夏三年之喪里見

於夫子援琴而絃行折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

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於夫子

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

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

盡能引而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之盡能

自割也。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

肖者之也。然聖人因情而為節文三日則不食既

殯則食粥既虞卒哭則食蔬食水飲菘而小祥則食

菜果又壽而大祥則食醯醬中月而禫則飲酒醴練

祥與禫之衣食皆有隆殺如此豈聖人為之以強人哉

隱有甚切楚猗反其枝天於驕之沃沃

烏毒樂音子之無知賦也其楚鈹今羊桃也子如小麥

反光澤貌子指其楚也。政煩賦重人不堪陸氏曰其苦嘆其不如草木之无知而无憂也。○隱有

而狹花紫赤色其葉莖弱過一尺因蔓于草上東萊呂氏曰天如嫩草惟天之天謂始生時生意沃然可愛

其楚楚猗猗其華方无胡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古牙

家言无累也

子之無室

無室也 無室也

○隱有葛藟猗猗其實天之沃沃樂

隱有葛藟二章章四句

愚按諸家本序說呂氏曰葛藟始生猶能自立

長則引蔓于章東萊曰猗猗其枝柔弱牽蔓蓋如人

多慾者矣反思茁芽未牽蔓之時生意依然可愛此

所謂赤子志也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

無知无室无室者蓋疾其君之多慾故其辭過而激

僕斗南曰序言疾恣要言警言告少年之沉迷於色

者以下隱之地有葛藟之草枝條華實柔弱嫻嫻以

只甲下之女少好妖鏡光澤如沃盡態極妍以相婚

說者非愛子也樂子氏之无所知而未有家也

匪風發

反曰

兮 匪車偈

起竭

兮 顧瞻周道中心怛

反曰 兮

賦也

也 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言當時風發

而車偈則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

○匪風飄 符遙反 叶

瞻周道之思 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為之怛然

○匪風飄 符遙反 叶

兮 匪車嘒

符遙反 叶

兮 顧瞻周道中心

兮

誰能身魚漚

反

之金

符亦反

釐南

符亦反 叶

誰將

搖不安之貌

○誰能身魚漚

反

之金

反

釐南

符亦反 叶

誰將

誰將

誰將

誰將

西歸懷之好音

反

之金

反

釐南

符亦反 叶

誰將

誰將

誰將

誰將

甚但有西歸之

○誰能身魚漚

反

之金

反

釐南

符亦反 叶

誰將

誰將

誰將

誰將

用金不用銀舉者以俱是金器故連言耳

○誰能身魚漚

反

之金

反

釐南

符亦反 叶

誰將

誰將

誰將

誰將

之以語檜國於漆洧在周之

東故因視周道而云西

周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一章四十五句

曹一之十四

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兖州陶丘之北雷夏

州即其

也

○曹一之十四

詩譜云首堯首遊成湯葬焉舜漁雷澤民俗

蓄積於於魯備之間

○曹一之十四

反

之金

反

釐南

符亦反 叶

誰將

誰將

誰將

誰將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舉反心之憂矣於我歸處比也蜉蝣也似蜉蝣身狹而長角黃黑色朝生暮死楚之辭明貌○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為比而刺之言蜉蝣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耳序以為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也
嚴氏曰蜉蝣糞中蠅虫楚楚猶言濟楚實之初楚邊一且有楚同鄭氏曰喻昭公之朝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君臣死生无日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北川心之憂矣於我歸息比也采采無節也息止也
○蜉蝣掘舍求勿反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叶輸夔反○且也
出形容鮮闕也闕者悅懌之貌鄭氏曰麻衣深衣孔氏曰諸侯之礼夕深衣呂氏曰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歸隱自喜而莫可告語也曰吾憂吾君危亡近在旦夕儻无所依其於我處乎蓋欲如楚芋尹申亥舍靈于於家之為也彼曹君方索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憫之如亡國喪家之可哀也哉曹君不自知其解之痛惻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彼候人兮何可何可反戈與殺都律都外二反彼其音之子三百

赤帝芳勿蒲昧二反○與也候人道路也送賓客之官何揭

命赤帝黜斯三命赤帝黜斯大夫以上赤帝乘軒○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候人而何戈與殺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帝何哉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欤

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身向戈殺謂候人之屬非候人之官長也東萊呂氏曰曲礼疏曰戈鈞子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向上為鈞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也長四寸並廣二寸周礼冬官戈秘六尺有六寸注秘音祕猶柄也孔氏曰考工記父長尋有四戈父俱是短兵嚴氏曰赤字當作戟

古字通用采菽箋曰赤大舌蔽膝之象冕服謂之赤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為之采菽疏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疏曰玉藻說鞞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頭五寸有華帶博二寸鞞制同別言之祭服謂之鞞他服謂之鞞尊祭服也祭服鞞

○維鵜徒低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

祭以

祭以

其服叶浦北反○與也鵲鵲澤
陸氏曰鵲鵲也好群飛

揚氏曰此鵲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食而食今乃逸然高如魚梁
之上鵲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如小人竊祿高位而不稱

其服○維鵲在梁不濡其味陸氏曰鵲鵲也彼其之子不遂其

媾古巨反○與也味象以稱媾也○會烏會兮蔚於貴

兮南山朝濟子兮婉於元兮變力轉兮季女斯飢此

會蔚草木茂盛多之貌朝濟雲氣升騰也婉少貌變好貌○會蔚朝降言小人衆多而氣滿盛也季女婉變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候八四章章四句

鵲鵲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

心如結力反兮與也鵲鵲結朝也亦各戴勝今之布穀也朝

物之固結而不散也○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如結也鵲鵲在桑則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如結

矣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整飾則衣襟慢工顏色

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威儀動作之間若有常度矣

豈固豈是拘二者哉蓋和順積中而並華於外也嚴氏曰

以由其威儀一於外而心如結於內者嚴氏曰鵲鵲布

穀也則鵲子所謂鵲鵲氏司空也鵲鵲均故為司空平水土

呼獲穀方言云戴勝陸氏曰名擊鼓一名桑鳩仲春鵲化為

鵲也或謂之題有齊人謂之擊正山陰陸氏曰一名搏黍江東

呼郭公焉衍家婦書曰○鵲鵲在桑其子在梅叶莫淑人

君子其帶伊絲音其○與

言在桑其子每草與小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帶大帶也六帶

用素絲有雜色飾馬弁皮弁也騏馬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

也書云四人騏弁今作綦○言鵲鵲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帶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矣言其常度不差也蘇氏曰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無不及者李氏曰若母无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居在孔氏曰知此是皮弁者以章弁以即戎冠弁以從禽弁經又是吊凶之事且不得與絲帶相配惟皮弁是視朝之常服○鵲鵲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

忒

反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叶于逼反。只也有常度而

足

以正四國矣。太季傳曰其為

儀

四方諸侯之國

○鳴鳩

在桑其子在榛

反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

胡不萬年

叶尼因反。與也儀不忒故能正

儀

榛見定

鳴鳩四章章六句

冽冽彼下泉浸彼苞稂

音

愴

我寤嘆念彼周京

叶居良反。比而與也冽寒也下泉二下流者也苞稂

音

愴

我寤嘆念彼周京

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

見傷為比

其愴然以念周京也

嚴氏曰列旁二點者

乃從水者當為清也與大東有冽冽泉傳皆訓寒則當從水今字

疑然謂之童與今人謂

之宿田命或謂之守田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

我寤嘆念彼京周

比而與也蕭蒿也

京周猶周京也

蒙

山陰陸氏曰蕭即

白蒿葉白草粗

也

成則

生多自香一並有香氣故宗祀以册

○冽彼下泉浸彼苞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蕭

風之終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東萊呂氏曰：匪風下泉，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嚴氏曰：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下泉思周而周不復只無其人也。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詩卷第七

詩卷第八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

附錄纂疏

函一之十五

函，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秦穆不務棄子，不齒矣。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齒生。鞠陶鞠陶，注公劉能復修而後之業，民以官馬，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函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一世而文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治，祚周公曰：以家宰攝政，乃保而後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為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
在今鄆州三水縣，卻在今京兆府武功縣。

七月流火

叶虎

九月授衣

叶上

一之日簞

音發

之日栗烈

叶力

無衣無褐

叶何

何以卒歲

叶力

如要

三之日于耜

叶羊

四之日舉趾

同我婦子

甲反 饒 彼南畝 田峻 至喜 賦也七月建中

後凡言月者皆以此流下也火大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

之南亦成於授人以木使樂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

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

者以此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為一代

之正朔也爾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獨毛布也歲夏正之歲也于

往也耗田器也于起言在修田器也幸也幸也幸也幸也幸也幸也

自我也饒餉田也田畝田也六六勸農之官也。周公以成王未

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替稼朝夕誦

以教之此章首言七月暑退而後九月而授衣以禦之蓋十

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則往脩田器

二月則率耆而耕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

治田早而用力者是以田峻至而喜之也此章前段言衣之始

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

之意 張氏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為斷曹氏曰公劉正當夏

日二月之日 紀之也黃氏曰或曰周公周臣言夏正不順予謂

月還以二紀之也黃氏曰或曰周公周臣言夏正不順予謂 矣先儒乃以一之日為周正因諸周公以月紀夏以日紀周不

知夫所謂日者特以一陽之復故以日言之豈謂周正乎如易

之言八月有凶七月來復初豈有異義者哉釋文曰招易斷木

為招榘木為耒手則曲木曰耒。端木曰耒。耒下打也。漢

南曰此器本以兩字為名亦可偏幸故周禮有耒耜其耒耜之良

耒以起土者言之祭義天子諸侯射耒耜以手執柄言之孔

氏曰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孟春天子躬耕

帝籍今以正月修耒耜一月始耒足而耕故傳云耒耜土晚寒鄭

六下耕耜曰皆校中國一月也又曰周公陳先公在幽教民周

備使衣良衣足寒暑冒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

事業故同我婦子饒彼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為改歲此述民人

之志為序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

庚 女執懿筐遵彼微行 爰求柔桑春日遲

遲采芣苢 女心傷悲 及公子同歸 賦也載始也

庚黃黜也懿深美也遵循也微行小徑也柔桑梓桑也遲。日

長而暗也芣苢蒿也所以生蚕今人猶用之蓋蚕生未齊未可

食桑故以此啖之也初。衆多也或曰徐也公子。之子也。○

再言流火授衣者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遂言春日始和而

鳴倉庚之時而蚕始生則執筐以求釋桑然又有生而未齊者

則采芣苢者以此治蚕之女感時而傷悲蓋是時公子猶娶國中

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无不力於蚕桑之務故其許嫁之
女預以幣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也其風俗之陋乎而
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七月流火八月在戶宮葦葦思
後章凡言公子者放此

蠶月條它彫桑取彼斧斨七羊以伐遠揚猗於宜彼

女桑七月鳴鵙圭覓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

為公子裳賦也佳章即兼設也蚕月治蚕之月條桑枝落之

葉存條曰荷女桑小桑也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

○言七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其成矣又當預

藏采歲治蠶之用故八月在葦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為曲

薄至來歲治蚕之月則采桑已供蚕食而大小車取見蚕盛而

人力至也蚕事既備又於鳴鵙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

麻以為布而凡此至績之所成者皆桑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

尤為鮮明皆以供上而為公子之裳言勞於事而其不自愛以

奉其上蓋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也

以上一章專言蚕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无衣之意

曰在葦見兼設月今季春具曲植葦營注曲薄也植植也薄用

在葦為之以為蚕用又曰條桑謂斬條於地采之也釋文曰斨

即斧也桑孔斧受柄如隋孔狹而長女桑黃桑郭氏曰今俗呼

桑樹小而條長者為女桑樹孔氏曰鵙夏至來冬至去應陰氣

之動其声鵙二以声得名補傳曰仲夏始鳴七月則鳴之極曹

氏曰祭義云歲既暮矣用婦卒蚕遂獻廟於大人及良日大人

繅三盆手遂采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

文章用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四月秀萼於過

五月鳴蜩反八月其穫反十月隕反穠音一

之日于貉反取彼狐狸力之為公子裘叶渠二之

日其同載績反武功言私其縱反獻豸反于公

賦也不禁而實曰秀萼草名蜩蟬也獲木之曰者可獲也隕墜

釋文曰木謂之華草謂之榮鄭氏曰物成自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也同喝作以符也續書而繼之也穠穠豸豸二歲豸也○言金蚕桑之功无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狸之皮以為公子之裘也獸之小者私之以為已而大者則獻之於上亦愛其上之尤已也此章專言持獵以終首章前段无獨之意

方音楚謂蟬為蜩秦晉謂之蟬釋文曰獲刈穀也孔氏曰獲落葉為獲釋文曰貉似狐善睡其子名貉音喧孔氏曰禮九貉表唯孔子狐貉以居明貉賤也戴氏曰貉以為自○五月斯螽用之表狐狸以為公子表賤自奉貴奉公也

終動股六月莎素和反雞振羽七月在野叶上反八月在

宇九月在戶後五反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叶後五反穹

起弓窻珍悉反熏許云反鼠塞向墀黠戶上同嗟我婦子叶茲反

五曰為改歲入此室處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字營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穹宇

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辛而送用之

耳○言觀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於是室中空隙者塞

之重胤使不得入於其中寒向以常北風墀戶以禦寒氣而語

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

老者之愛也此章亦以附錄問東萊曰十月而曰歲則三正之

終首章前段御寒之意通於民俗尚矣周而送用之耳

據七月詩如七月流火之類是用夏正一日之日窟發之類即不

見其用商正而呂氏以卒而送用之何也先生曰周歷夏商其

未育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石純臣嚴

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之也韓氏

曰斯螽蟋蟀也音高須蛭也舊說以為即螽斯非也考見周

商幽斯舍人云斯螽春赤陸城云幽州謂春實螽類長而青長

股長脚股發鳴有也或謂以蝗而小或謂以蝻而大皆謂之斯螽

切作音周卷一步以東音此如音蕭泰山陰陸氏謂蟋蟀善害田

穉則氏曰沙維絡絡也從織之類陸城云沙維新好蝗蝻色毛翅

微厚其翅止於六月月中飛而振羽索作声或謂夫雄今絡絡

昇中山陰陸氏曰謂其鳴如紡緯也從織一名投機謂其声如

急織也蟋蟀即從織解見唐蟋蟀按集傳本伊川程子說然三

物名也誠異故備載之單戶○愚觀東萊三正通于民俗之說

以荆竹織門以通風故泥之○愚觀東萊三正通于民俗之說

無疑蓋公刘乃夏時也商正猶且未建何有於周况曰為改歲

方音楚謂蟬為蜩秦晉謂之蟬釋文曰獲刈穀也孔氏曰獲落葉為獲釋文曰貉似狐善睡其子名貉音喧孔氏曰禮九貉表唯孔子狐貉以居明貉賤也戴氏曰貉以為自○五月斯螽用之表狐狸以為公子表賤自奉貴奉公也

終動股六月莎素和反雞振羽七月在野叶上反八月在

宇九月在戶後五反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叶後五反穹

起弓窻珍悉反熏許云反鼠塞向墀黠戶上同嗟我婦子叶茲反

五曰為改歲入此室處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字營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穹宇

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辛而送用之

耳○言觀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於是室中空隙者塞

之重胤使不得入於其中寒向以常北風墀戶以禦寒氣而語

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

老者之愛也此章亦以附錄問東萊曰十月而曰歲則三正之

終首章前段御寒之意通於民俗尚矣周而送用之耳

據七月詩如七月流火之類是用夏正一日之日窟發之類即不

見其用商正而呂氏以卒而送用之何也先生曰周歷夏商其

六月食鬱及奠於六七月享普庚葵及菽音八月

刺音棗音十月穫稻音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七月食瓜音八月斷壺九月叔苴七餘采茶

新樛音救音音食音我農夫賦也鬱棗屬菓實也葵菜名

介助也介眉壽頌禱之辭也壺籩也食瓜斷壺亦去圃爲場之

言農圃飲食祭祀與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而此章果酒竟疏

也以俱老疾奉質祭瓜籩自茶以爲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

也孔氏曰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而正赤食之甜本卓

亂山陰陸氏曰葵有紫白二種左傳鄭莊子之智不如葵二楷

能爾其足今葵心隨日光所轉轉低覆其根爾雅曰葵大葉小

花紫黃色可茹漢氏曰葵葵一名蜀葵秋種經冬至春實大葉小

曰公儀子拔園葵此也漢氏曰菽豆葉謂之藿孔氏曰眉壽人

老年者必有毫毛秀出劉氏曰劉之枯者可爲壺檉者同始漢

氏曰樛莊子不材○九月築場圃博故十月納禾稼護反

黍稷重反穆音六直反禾麻菽麥加反嗟我農夫我

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刀亟紐

其秉畀其於播百穀賦也場圃同也物主之時則耕治以

以爲場而納小侯壹日山而納之於場也禾者穀連葉結之總

名木之秀也而在野者曰稼先種後執曰重後種先執曰穆用

言禾者稻秫瓜梁之屬皆禾也同聚也宮邑居之字也古者民

受五畝之宅二畝中爲茅在田者夏居之畝半爲宅在邑秋

冬居之功草治之事也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

歲不過三日是止索綯也綯索也來升也○言納於場者无所

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故晝往

取茅夜而發索亦引其屋而治之蓋以承歲將復始播百穀而

也○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叶於四之

日其蚤音暗獻羔祭韭音九叶小反九月肅霜十月漙徒力

也○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叶於四之

日其蚤音暗獻羔祭韭音九叶小反九月肅霜十月漙徒力

也○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叶於四之

日其蚤音暗獻羔祭韭音九叶小反九月肅霜十月漙徒力

也○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叶於四之

日其蚤音暗獻羔祭韭音九叶小反九月肅霜十月漙徒力

也○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叶於四之

日其蚤音暗獻羔祭韭音九叶小反九月肅霜十月漙徒力

也○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叶於四之

日其蚤音暗獻羔祭韭音九叶小反九月肅霜十月漙徒力

也○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叶於四之

日其蚤音暗獻羔祭韭音九叶小反九月肅霜十月漙徒力

也○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叶於四之

日其蚤音暗獻羔祭韭音九叶小反九月肅霜十月漙徒力

也○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叶於四之

日其蚤音暗獻羔祭韭音九叶小反九月肅霜十月漙徒力

也○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叶於四之

日其蚤音暗獻羔祭韭音九叶小反九月肅霜十月漙徒力

也○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叶於四之

日其蚤音暗獻羔祭韭音九叶小反九月肅霜十月漙徒力

也○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叶於四之

場朋酒斯饗良反曰殺羔羊躋反子奚彼公堂稱彼兕

觥古黃反萬壽無疆觥也鑿水謂取冰於山也冲三鑿

是也納藏也藏水所以備暑也凌陰水室也幽土室多正月風

未解凍故冰猶同藏也蚤三朝也非菜各獻羔祭非而後啓之月

令仲春獻羔開水先薦寢廟是也蘇氏曰古者藏冰發水以節

陽氣之盛天陽氣之在天地譬如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

之十二月陽氣蘊伏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

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至於四

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

无不及是以冬無飢陽夏无伏陰春无凄風秋无苦雨雷出不

震无灾霜雹苞薦疾不降民不夭札也胡氏曰藏冰開水亦聖人

輔相變調之一事尔不專持此以為治心蒲酒氣肅而霜降也

僚場者農事畢而掃場也也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兩尊壺于

房戶間是也路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羊也疆竟也○張子曰

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其藏冰之役又

期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于公季酒而祝其壽也

彼兕觥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

制亦未甚備而民事雖詳君則只得以知之成王之時禮樂備法

制立然但知為君之尊而未必知為國之初此等意

思也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時季

左傳

古者

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於是取之云夏十二月日在虛

危孔氏曰天官凌人十一月斬冰即納之幽十晚矣故正月藏

之嚴氏曰補傳曰君民之間上下相親不啻如家人父子周之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周禮蓋章中春晝擊土鼓獻

如之即謂此詩也王氏曰節制星日霜露之變俯察

昆虫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

服事乎外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子子夫

也節此七月○愚按補傳曰幽周公之詩不列正風

之義也何也幽非周之列國周公為禮變而

作不得謂之正風也公劉入雅七月不入雅何也雅

所言王者事也七月以周公故屈居風也又按黃矣

夫曰公劉乃召康公作以戒成王言公劉之厚於民

諸公堂其於得民也三十年八百基於此故國人以羔羊朋酒自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周禮蓋章中春晝擊土鼓獻

如之即謂此詩也王氏曰節制星日霜露之變俯察

昆虫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

服事乎外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子子夫

也節此七月○愚按補傳曰幽周公之詩不列正風

之義也何也幽非周之列國周公為禮變而

作不得謂之正風也公劉入雅七月不入雅何也雅

所言王者事也七月以周公故屈居風也又按黃矣

夫曰公劉乃召康公作以戒成王言公劉之厚於民

雅也竊謂詩乃周家之詩幽特夏之列國耳况七月
惟言幽民之風俗則不及於周之先公特以周公故
得如變風之末亦猶商頌乃商詩因正考父得於周
之太師故得致周魯之詩末固不可與公劉並也竊
疑幽風之作何以獨首七月豈亦如六月因於出征
正月因於繁霜十月因於日食四月因於遭亂七月
特因於遭變而作也於至若幽風所載一歲
間事獨缺建夜之二月毋亦周公偶忘之歟

鷓鴣鷓鴣既取我子又叶無毀我室**恩斯勤斯**

鷓由六子之閑**斯**叶眉斯**無毀我室**又叶恩斯勤斯

其巢也思情愛也勤篤厚也鷓鴣鷓鴣而食者也室鳥自名
叔鮮蔡叔也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
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於孺子故周公東
作此詩以喻工託為鳥之愛巢者呼鷓鴣而謂之曰鷓鴣鷓鴣
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此情愛之心篤厚之意
鷓鴣養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况又毀我之室乎
我室乎以上武庚既敗管叔不可更毀我之室也或問既
無毀我室解者以為武庚既殺管叔不可復亂王室不知是如
此否畢竟當初是管叔挾武庚為亂武庚是紂子豈有父為人

所殺而其子安然事之不報仇者曰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成
歸然管蔡又問不知當初合天下之力誅紂了却使自家屋裏
人自做出一場大陣脫這下是周公之過无疑然當初周公使
管蔡者想見那時是好在於不疑他後來有這般事管蔡後來
必是被武庚與商之頑之頑之母日將酒去灌他東醉以言為問
之曰你是兄却出在此周公是弟反執人排以臨天下管蔡豈
想得被這般個喚動了所以流言說公將不利於孺子這般都
是武庚與商之頑民教他所以使得管蔡如此曰必是當日因
酒做出許多事而詩音傳所載得
大矣其中更有許多變曲折在
東萊曰曰周公謂管蔡為子者為周家語殷民之辭也
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徒**綱**音苗**繆**音莫疾**牖戶**後五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音杜徒**綱**音苗**繆**音莫疾**牖戶**後五

也。亦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狂取桑根以纏繆繆果之際亦
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此
已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之
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詩作杜方言云
子手拮据音居**子所將**音活**奈予所**

蓄租子胡 子口卒瘞徒音 曰子未有室家

作之親也○亦為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拮据拮据也卒瘞病也室

至於公為之公不知其人如何其言難考如周公之言便

難讀如立政君奭篇是也最好者惟無逸一書中間用字亦有

講張為幻之語若周官蔡仲季肅却是官樣文字必出於當時

非純周公語也 祭禮供租節蓄租 言蓄之以為藉 ○子羽譙譙反 子尾脩脩素彫子

室翹翹初消 風雨所漂反 擗子維昔曉曉呼堯反

殺也脩 散也翹 二危也堯 一急也○亦為鳥言羽殺尾散不

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飄擗之則我之哀鳴矣得而不

急哉以此已先勞梓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 鳴 周周公作

我徂東山惛惛反吐刀不歸 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 彼獨宿亦

王其辭艱苦深奧不知當時成王如何便理會得曰當時事變 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不及見當時 事所以謂其詩難曉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謂公其心 未必能遂死疑及至雷風之變啓金縢之書後方始豁然開悟 先生却問必大口成王因何知有金縢後啓之必大曰此公 贊之也又問二公何故計時不說若雷不響風不起時又如何 必大曰聞之曰大著云此見二公功夫處二公在裏面周護非 一日矣但他人不得而知爾口東萊愛說一般如此道理必大問 其事畢竟如何曰是時周公挫了大權成王自是轉動周公未 得便假開風雷之變周公亦須別有道理李樸光及其子璠告 德宗曰臣父能危陛下陛下不能制臣父借此可見當 時事勢然於周公之事則不過使成王終於省悟耳

鳴鷄四章章五句 金縢篇

吐刀不歸

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

者蠋 蜀丞在桑野 敷 彼獨宿亦

在車下

叶後五反。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借二言以出。麥

動貌。蠲桑中似蚕者也。承發語聲。敦獨。不終之貌。此則與

也。○成王既得鴛鴦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

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婦士。蓋為之述其意

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塗又有遇雨之勞。因追言其在東而

以勿為行。陳銜枚之事矣。及其在塗。則又觀物起興。而自嘆曰

彼蚺蚺者。蠲則在彼桑野矣。此數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

矣。○東山詩。曲尺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李氏

在豐鎬。管蔡挾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自東而征之。則

是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孔氏曰。大司馬大閱。教戰。遂鼓銜枚

而進。一說。僕氏曰。怕疑作。行當。○我徂東山。惓惓不歸

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之實。亦施。于宇

伊威在室。蠨蛸在戶。不可畏也。伊可

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

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

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

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

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

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

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

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

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

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至而後歸於舍之遂鳴于其上也行者之妻亦思其人之勞苦而
見其苦也於是洒掃穹室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以至矣夫
子所宜不苦也皆微物也見之而喜則其行久而感深可知
矣○我征東山惇惇不歸我來自東麥雨其麥舍庚
其舊如之何叶奚何音○賦而與也舍庚飛言延時也婦
母成夕而為之遊於結也九且其儀言其儀之多也○賦時物
以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喜如何何非婦人之聲音暉謂之
縞孫氏曰縞曉中地

其舊如之何叶奚何音○賦而與也舍庚飛言延時也婦
母成夕而為之遊於結也九且其儀言其儀之多也○賦時物
以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喜如何何非婦人之聲音暉謂之
縞孫氏曰縞曉中地

其舊如之何叶奚何音○賦而與也舍庚飛言延時也婦
母成夕而為之遊於結也九且其儀言其儀之多也○賦時物
以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喜如何何非婦人之聲音暉謂之
縞孫氏曰縞曉中地

其舊如之何叶奚何音○賦而與也舍庚飛言延時也婦
母成夕而為之遊於結也九且其儀言其儀之多也○賦時物
以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喜如何何非婦人之聲音暉謂之
縞孫氏曰縞曉中地

其舊如之何叶奚何音○賦而與也舍庚飛言延時也婦
母成夕而為之遊於結也九且其儀言其儀之多也○賦時物
以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喜如何何非婦人之聲音暉謂之
縞孫氏曰縞曉中地

其舊如之何叶奚何音○賦而與也舍庚飛言延時也婦
母成夕而為之遊於結也九且其儀言其儀之多也○賦時物
以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喜如何何非婦人之聲音暉謂之
縞孫氏曰縞曉中地

其舊如之何叶奚何音○賦而與也舍庚飛言延時也婦
母成夕而為之遊於結也九且其儀言其儀之多也○賦時物
以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喜如何何非婦人之聲音暉謂之
縞孫氏曰縞曉中地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

之望也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字其
精而則其勞所以為也也言其民忘其死其推東
山乎愚謂完謂全節而歸也也言其民忘其死其推東
思有捨恨之樂上於室家學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
之所願而不取言者上之乃先其不發而歌詠以
榮苦之則其歡欣感戴之情為如何哉蓋古之勞詩
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上志交乎雖家人父子之相語
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百年而無一旦
土崩之患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

斯亦孔之將賦也隋金曰斧斨方器曰斨征伐之用也四國四

周公勞苦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曰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
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為此幸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
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有斨斧缺斨之勞而義有
所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誘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
之使其心一有出於自私自私而不在于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
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死心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

大公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一事自暴多之私抑又有以見當是之時雖其堅執就之亦皆自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或若聖人之德也者於此熟玩而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

○破斧詩看心下詩人真是形容得出這是一谷東山之詩古人做事尚利國家雖也得不牢地得只是護了我新錢斧莫得缺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毛詩却云四國是皆莫之商奄詩裏多少題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無疆不照這例自恣說說實係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這箇却是箇好話頭義則厚問破斧詩何以謂被堅執斲皆聖人之徒曰不是聖人之徒便是盜賊之徒此語大緊是如此不必待精皮帶肯有不或聖人之徒便是盜賊之徒此語大緊是如此不必待精皮帶學為善亦有少少盜賊之徒此語大緊是如此不必待精皮帶截得緊了不知更有盜賊之徒此語大緊是如此不必待精皮帶識文理盜賊之徒此語大緊是如此不必待精皮帶只說那一句被那一句得了先生曰此詩見得周公之心分明天地正只泥那一句便是未見得此意味○周詩集傳益以此詩為軍而詩雖真有人以知公之心所以有被堅執斲之人莫非聖人之徒之語而誠不必泥也

○既破我斧又

缺我鎡

巨自反反

周公東征四國是吡

五戈

哀我人

斯亦孔之嘉

金屬化嘉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

鉞音周公東征四國是道

反

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賦也鉞小屬鎡

○

周公東征三年而鉞用之

而句之也休美也

○

周公東征三年而鉞用之

說釁曰詩人言其器心曰乃天

不戰而勝可見矣○

者斧鉞兵器所以用而以非並言

乃斷民所用以采桑者鉞鉞又

亦兵器周公奉命討罪之三年

不為急攻之計故未嘗從事

於戰伐惟師有餘道進退之

事皆斷之用為多歷時之久必

無損也蓋言官祭如何餘為故

但破我斧缺我鉞而已兵需元

已也焉用戰伐雖自外於周公

一視同仁均為我民不忿疾

之乃哀於之周公之德如天地

之無不覆載豈不大哉若為殺

破斧三章章六句

天子也則其之皆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周公之為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而象
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
天子至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
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反喻妻如何匪媒不得此也
取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居
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此平日欲見周公之器。○伐柯伐柯其
則不遠我觀反古巨之子邊豆有踐賤反也。此也則法
子指其妻而言也。○豆木豆也踐行列之貌。○言伐柯
而有斧則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妻妻而有媒
則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東人
訓相類竹曰邊以薦果故木曰豆以薦
蔬臨其實各四升故量云四升曰豆以薦

伐柯一章章四句
愚謂首序云夫周公猶未其失
謂刺朝廷之不知己見也。中所謂無之意解者又惟求
不知一字謂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豈非所謂傳之愈
失其真也哉朱子謂之當矣意更欲以下篇比之九
斝云我觀之子衮衣繡裳不過謂見公所服衣繡物

則不遠我觀反古巨之子邊豆有踐賤反也。此也則法
子指其妻而言也。○豆木豆也踐行列之貌。○言伐柯
而有斧則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妻妻而有媒
則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東人
訓相類竹曰邊以薦果故木曰豆以薦
蔬臨其實各四升故量云四升曰豆以薦

九斝反過之魚鱗反魚音我觀之子衮反衣繡
魚也九斝九斝之網也鱗以鱗而鱗細服赤也。已見上
裳魚之美者也我東人自我止之。子指周公也衮衣裳九章
於衣六曰藻七曰黼八曰黻九曰纁皆繡於裳天子之龍一
升。舜曰公但有降龍以龍首者然故謂之衮也。○此亦周公
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斝之網則有鱗之魚矣我
觀之子則見其衣。○詩乃責其君辭柯與詞寬裕溫柔之
意。○所入有九斝郭璞謂繡也。見爾雅。○鴻飛遵
渚公歸無所於反下同信處反也。鴻飛也渚小洲也。東

則不遠我觀反古巨之子邊豆有踐賤反也。此也則法
子指其妻而言也。○豆木豆也踐行列之貌。○言伐柯
而有斧則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妻妻而有媒
則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東人
訓相類竹曰邊以薦果故木曰豆以薦
蔬臨其實各四升故量云四升曰豆以薦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反下同信處反也。鴻飛也渚小洲也。東
人自相安也。雨伯曰信。○東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反下同信處反也。鴻飛也渚小洲也。東
人自相安也。雨伯曰信。○東

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

鴻飛則不復於女信宿

不復言將留相王

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二章章三句

明是東人願其來故致願留之意

但寓信願耳公歸將不復來於汝

有衮衣兮是以兩字而今都不說

於此是以此間有被衮衣之人無以我公歸兮無使

我心悲兮其為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

費多辭語到底體實其賞請去後千百年

有人知此意自看來古是盡得聖人之心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

頌膚赤烏

凡几

凡几安重貌

常故詩人美之言

安俾自得乃如此

曹大變而不失其常也

以為此非四國之所為

耶之口得加以公之忠

其言亦

傳謂詩人以為非四國

之意也回護委曲却太

此詩人只得如此說

也只得如此書自是

所逐春秋却書孫齊

如其自出云耳必大

皆顛倒之類進則躡

曰履人注王鳥有三

衣赤鳥則諸侯與王

音勅貌孔氏曰約鳥

狀如刀衣鼻在髮頭

以其有貪欲故也

危疑之地安於舒泰赤鳥几几然安也
變則卒趾示安且常懼者或至於喪履
以赤鳥几几見周公○狼戾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
之聖善善觀聖人矣○
德音不瑕子叶孤反○與也德音無今聞也
也○思謂詩人或稱周公或稱公或稱
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公謂碩大膏體碩膚言體革豐盈亦是心曠體胖之意
詩是從周公身體上說上所謂服之赤鳥所着之德音也
上二句與已見繫說周公如危疑之地下二句便形狀其德
之盛末章明言其德音之不瑕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畜而食之也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言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孔子厄於陳蔡而不以爲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鳥几几德音不瑕其

致一○愚謂上篇東人見周邊且有踐知其禮而求也其法此篇東人見周公衮衣繡裳不忍其去而願其留也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子元問於文中

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幽矣哉○篇章餘幽詩以逆暑迎寒已見於七月之詩矣又曰祈年于田相則餘幽雅以樂田祭籍則餘幽頌以息老物則考之於詩未見其篇音之所存故鄭詩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若爲風正禮節者爲雅樂成功者爲頌然一篇之詩首尾相應乃劉取其前一節而偏用之恐无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是詩而多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爲風或以爲雅或以爲頌則於理爲通而事亦可冠以幽號其說具於大田良凡爲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幽號其說具於大田良

批諸篇讀有
擇焉可也

詩卷第八



